



秋飞花
◎著

「双燕飞，双飞不只栖。街春归柳巷，弄水出花溪。惊风起，双燕离，一雄复一雌，一东复一西。含啼悲婉转，顾影复差池。青天一万里，遥系长相思……」

长 剑 相 思

CHANG JIAN
XIANG SI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青春邂逅
第四辑

青春酷语(第四辑)

主 编：珠 雅

责任编辑：马燕茹

装帧设计：花 雨

出版发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社 址：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商厦

电 话：0471 - 4971950

印 刷：广州市快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960×710 1/16

印 张：360 字 数：2700 千字

版 次：2007 年 9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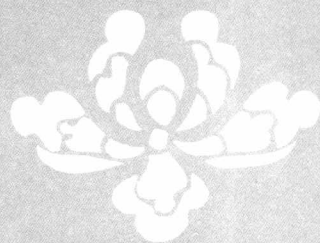
印 次：200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978 - 7 - 204 - 09276 - 5 / I · 1853

定 价：460.00 元(全 20 册)

本系列作品均有著作权，任何重制、仿制、盗版或以其他方式加以侵害，一经查获，必定追究到底，绝不宽贷。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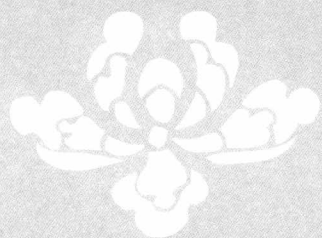
長劍相思

CHANG JIAN
XIANG SI

目录 CONTENTS

序	山城别样飞花	001
第一部	双燕飞	003
楔子		004
第一章	知己的红颜	007
第二章	山海幻境	016
第三章	扑朔迷离	026
第四章	柳江南之死	034
第五章	盗墓	046
第六章	青沙陷阱	059
第七章	不会杀鸡	069
第八章	那人的底细	078
第九章	宋襄的急智	089
第十章	我不欠你的	100





长剑相思

CHANG JIAN
XIANG SI

目录

CONTENTS

第二部	秦郎，情郎	111
第一章	谁是知音人	112
第二章	云南秦三郎	123
第三章	蝴蝶风筝	134
第四章	不要脸的人	145
第五章	非常手段	155
第六章	喝酒的老太婆	163
第七章	爱恨难缠	173
第八章	七煞绝命	183
第九章	同归于尽	194
第十章	尘封的往事	201
第十一章	并不困难的选择	210
后记	还是要说一点什么	217
魏晋女名士——阿羽眼中的秋飞花		218



序 山城别样飞花

“夏栀子，我要出书，你帮我写序吧。”

……写序？某栀双眼持续十秒红心状态。俺终于也可以帮人写序了？哇咋咋咋咋，放礼花庆祝……

“砰！”

（礼花尚未点燃，一直没进入正题的某栀被观众 PIA 飞，周围一片潮水般的呼唤：“强烈要求秋飞花出场！”）

言归正传。

我一直喜欢秋飞花，无论为人还是文字。

她是正义磊落的，喜欢可以说得铿锵有力，不喜欢也绝不拖泥带水。看到好的文字，总嚷嚷要学习，学习的结果还是改不掉自己固有的行文习惯。差的文字，就算是相识三年的我们，也一样毫不留情地说：“我看不下去。”叫人恨不得将她拖出电脑屏幕痛打一顿。

她是骄傲的，骄傲却不简单。字里行间的清丽流畅，总叫人爱不释手；然人物情节又多变诡异，总是叫人在一头雾水后又生出“啊，原来是这样的”的感觉。

她是努力的，高标准严要求，有时候一个开头写十几次自己都不满意，可怜巴巴地说：“栀子，你帮我看看吧，我写了很久都没有感觉。”于是某栀得意洋洋地拿着小鞭子，飞花啊飞花，你也有今天，终于落到我手里啦。大刀阔斧地将她的文字修理一番，那厢不知这是故意报复，还感激涕零感恩戴德。

她是勇敢的，退稿？不怕！大修？不怕。永远地加油加油再加油，于是，行文越来越娴熟，文字越来越清丽，情节越来越吸引。这都是一直不停努力的结果。

有时候我们也说，飞花，你的故事太不言情了，至少不是我们看着的一般意义的言情。





是吗？她很郁闷。于是改改改，加感情戏，加男女主角的对手戏，加加加……

作为看官的我们叹气，还是维持原样吧，也是一种风格，是属于秋飞花式的言情。

——或者不够缠绵悱恻，但一样情挚意浓。

带着这样的心情，请随我一道翻开书，走入秋飞花式的言情世界，于山清水秀里看刀光剑影，于江湖绿林中品儿女情长。

長劍相思

CHANG JIAN
XIANG SI

《长剑相思》

一个是兄长，一个是弟弟，

相差无几的容颜并不是她困惑的原因，

她喜欢的是谁，三年前早就有了答案！

心目中的公子，救她性命的大侠，

暗许了芳心，

到头来竟发现他是那么的卑劣，

卑劣到伤碎了她的心……

乌篷船头为她吹笛送行的少年，

阮宅后院，花楼窗外示警的故人，

可又能托付终身？



楔 子

金鹰王朝庚午年五月初三。食月国入侵。

王朝以白岳为帅举兵十万征讨，朝野人士共襄。

十一月初五。误中敌计，白岳大军被困风月谷“鬼幽”魔阵，武林名门血莲丹心旗八百壮士义赴国难、十万将众殁，北方数城陷落敌手。霎时，中原大地上一片愁云惨雾，举国皆哀。

未几，王朝少帝愤而御驾亲征，大败食月。

又数月，食月国遣使者议和，退兵六百里。边关诸城商贸中断。王朝北疆的东胜也因此封闭城门，城中百姓纷纷避祸南迁。



雁鸣声中，一艘载满南迁客的乌篷船沿着清江徐徐驶向下游。

船头的紫衣女与锦袍少年沿江风谈笑对饮多时。船行至一峡谷口，紫衣女远眺前方溪岸上的茂密柳林，笑道：“快到了！”

“这么快？”少年随便敷衍，脸上的笑意渐渐敛去。忽听背后船舱中七弦轻响，传出轻快激越的琴音，却令人心乱不已。紫衣女含笑递上一杯酒，少年左手按笛，右手接过酒杯，一饮而尽。

“人生总是、人生总是……”他汉语本说不好，此时心绪因离愁骤生烦乱，面部的肌肉抽搐了一下，没有再说下去。

紫衣女却接过话头：“聚少，离多！”少停，又对他的交浅情深颇感奇怪，问道，“公子与我不过才相识月余，何故如此……多愁善感。”

锦衣少年眼神略闪了一下，没有答话，却面现愧色。一个女子尚能将离别看得如此淡泊，倒叫他感觉很不自在。

此情此景看在船尾的艄公眼里，却感慨道：“瞧公子也是富贵人家出身，



难道烦恼还多过咱们这些升斗小民吗？”

这话大概触及了少年胸中隐痛，只见他怒容满面，冲那艄公骂道：“穷人有穷人的苦，富人富有的愁。你一个划船的懂得什么？”

艄公见他生气，自知失言，不敢与他争辩。低声自语，“是了，这场仗让多少人背井离乡，怎能不愁！”

听他这样一说，少年闻言眼中浮出一片迷惘，不再看对面的紫衣女子一眼，回首凝视江岸发呆。

“长堤春水绿悠悠，畎入漳河一道流。莫听声声催去棹，桃溪浅处不胜舟。”

一阵清朗的吟哦声自先前的船舱内飘出。紫衣女子借着些醉意抱膝坐在船头，聆听客舱中人吟诗。忽觉青山倒映，碧水中流，眼前渐次退去的不是普通的景物，而是如梦的人生。终于，眉梢也泛起一片愁云。

一炷香后，她感到船身一震，划船的说：“到了。”一看，果然已到了岸边。到达目的地的客人纷纷开始收拾行囊准备登岸。

到家了！她从船上站起，仰望彬城的巨大城门，眸中含泪，长吁了口气。

对旁人来说，从东胜到彬城是一场辛酸的逃难；而对她说来，却等同归家。

石块堆砌的城墙，如潮人流源源涌入城中。在他们头顶的城头上正高悬着“丹心卫国，虽死犹生”的巨大匾额。

那是一年前血莲丹心旗八百死士赴边关增援时，州府衙门的老爷亲手书写并升上去的。而此时，弟兄们战败身死，丹心旗也因朝中奸相刘钧的诋毁，蒙受不白之冤。此情此景，再面对那破败蒙尘的匾额，怎不让她心中一片惨然！

船上的乘客走得差不多了，她起身与锦袍少年告别。临别时，不无缱绻地瞥了一眼那发出琴声的船舱，欲言又止。

少年目送她上岸，眼见那袅娜身影就要消失在汹涌的人流之中，感觉好不惋惜，脱口叫道：“为什么这样固执，你只是个女人！”

她闻言一震，停了下来，却并未立即转身，答非所问地道：“大家立场不同，还是……各走各的好！”

“好狠的心！”少年人感到有些难以置信，指着船舱道，“从东胜到此地，他跟了你一路。”

她奇怪地看着少年。这少年和那人也不过是一路同船，萍水相交。只因恰



巧两人同好丝竹，所以沿途上琴笛合鸣以慰寂寥。但为什么他好像对那人的事全都了如指掌？

“我本是江湖中人，自然要回到江湖中去。而他……”她但觉鼻头一酸，“小兄弟，我和他之间的事，你现在还无法了解！”

她如此一说，少年便不再啰嗦。静穆片刻，舱中七弦突然再次响起。琴音琮琤，如汉阳江头伯牙初遇知音，继而琴声铮铮，仿若桃花潭边汪伦踏歌送友。情意虽好，情技却较之前大失水准！

紫衣女悟出琴声的含义，心中豁然开朗，向锦衣少年一揖，道：“山水有相逢……你们保重吧！”

锦袍少年还想说什么，她已经毅然转身前行，一面笑道：“如果你瞧得起我这个女人，当我是朋友的话，也为我吹奏一曲吧。”

少年人这才有所悟，嘴角泛起浅笑，将竹笛轻放唇边。

清婉悠扬的竹笛声如蚕蛾破茧而出，应和七弦之声，高亢入云，却又与七弦之音决然不同。听得人心弦一颤，似痛又非痛，妙意难传。

骤然，一阵轰响从船舱中传出，末了还能听到丝弦崩断凌乱的余音。

第一章 知己的红颜

三年后，彬城。

一场夜雪将整个彬城裹在一片银白之中。雪地上有道暗红的影子飞快地掠过街心，折向后街一个僻静小院落。

“了不得了、了不得了——”暗红影子撞开院门，慌慌张张地穿过小院向内屋狂奔。还没到门边上就一个趔趄，砰然倒地，逗得坐在门口边嗑瓜子的女孩笑出泪来。

“阮四娘，又有什么事了不得了？是东边王员外娶小妾摆了流水席，还是菜市口的张铁嘴算命算出个贵人来？”女孩儿吐掉口中瓜子壳，拍拍手。鸡毛蒜皮的事她都要大惊小怪半天，亏她活了这把岁数！

“哼，这回我可说的是正经事。你赶快叫你姐收拾收拾包袱，逃命去吧！”阮四娘坐在地上一面揉着脚踝一面哼哼道。

燕双双翻了个白眼，口里连打几声啧：“人老了是摔不得的。您老人家大雪天的没事就在家待着吧，出什么门呀。这不，摔糊涂了不是！”

老太婆还在地上大叫：“喂，我说正经的呀，死丫头你倒是竖起耳朵听好了。是衙门放的话：王师爷昨晚被人给宰的，据说是一个二十上下的年轻姑娘干的，所以今天城中所有年纪相符的姑娘都得到衙门里去接受盘问，不去的当凶嫌论处。你别忘了，你跟你姐是什么身份……”

“您说什么身份？”

阮四娘眼前一晃，一个人影已经俏生生地站到她跟前，淡淡地道：“咱们都是本本分分的卖艺人，您老人家说什么身份？”

阮四娘被那人一呵斥才知道说错了什么话，赶紧以手掩口。

眼前这女子名唤燕蕴诗，以前是个跑江湖的卖艺人，几年前到了彬城落脚。半年前阮四娘把房子长租给她姐妹俩时，她就知道她们的身份。朝廷容不下江湖人，她阮四娘知道，但她更知道，收留来路不明的江湖人会有什么样的





下场。

阮四娘暗忖：现在不是和她们较劲的时候，得赶紧劝这一对姐妹离开避避风头，免得连累了自己才是正经事。不想她这厢念头刚起，门外忽响起一阵叩门声。声音不大，却响得不是时候，震得门里人全都心上一紧。

“糟了糟了，说来就来了。”她跺了跺脚，顾不得再和燕氏姐妹磨嘴皮子，一溜烟躲回自己屋。

燕蕴诗一蹙眉，刚欲迈步上前，却被燕双双扯住，只听她大声吼道：“谁啊，大清早的就跑来捣蛋！”过了一阵子，也不见门外有何动静。姐妹俩正大感奇怪，忽然，一声轻笑自墙外飘来，“燕家人竟如此待客？”

说话的人声音清朗而富有磁性，听得燕蕴诗心头一动。燕双双则已抢先一步冲上前，打开门。

“哗”的一声，木门迎风顿开，漫天飞雪从门洞中卷入，立刻沾了她满头满面。一位身披紫貂裘的英俊男子，左手持伞，右手挽一巨型背囊立于当门，见到燕蕴诗未语先笑，“姑娘就是如此答谢柳某的救命之恩吗？”

“柳公子？”燕蕴诗一愣，原本眉目间的寒意瞬间消融，赶紧迎上前两步，“怎么会是你？！”

“‘柳公子？’”那人一愣，再将此称谓重复一遍，接着点了点头，叹道，“三年不见，连称呼也生疏了！”

“我……”燕蕴诗感觉脸上微微发热，怔怔地望着那人，突然说不出话来。

那人却抿唇一笑，别有意味地看了她一眼，柔声道：“不请我进去说话？”

“是……请进。”

燕蕴诗将那人引进自己的房间，又取来扫帚扫去各自身上的雪泥，吩咐燕双双烧水泡茶招待。待一切收拾停当，那柳公子将背囊搁到八仙桌，坦然就座。燕蕴诗方上前两步，向那人盈盈一拜，口里道：“一别三年，想不到公子会找到这里。方才是舍妹鲁莽了。”

柳公子赶紧双手一托，阻止她下拜，叹道：“你变了！”

见她不语，又不肯起身，于是顿了一下，正色道：“我今前来，也是有事相求，万不敢再受、再受姑娘如此大礼！”

燕蕴诗看着握住自己双臂的那双手——那双手肤色莹白细腻，十指纤长柔



软，长在这八尺男儿身上却煞是好看，亦看得她一时间感触良多。

三年了！她已经三年没有得到他的任何音讯！

那日里她和他连一句道别的话都不曾说就分了手。自那以后，他整个人就像是眼前这茶盖碗上洒落的水珠子，一瞬就凭空蒸发，没水影儿，甚至嗅不到一丝水汽。却待她心如止水时，他偏偏又出现在她眼前。那若无其事的样子，让她好不迷惑。

“没有公子当年仗义，就没有燕蕴诗今日之生。公子有事相求，我自当万死不辞！”燕蕴诗自地上起身，一双凤目片刻不曾离开那人的身。这番话说得情深意笃，当中微妙，姓柳的岂有不知？他却好像只是装作不懂。

她见他反应漠然，心想：到底当年慧剑斩情的是我自己，他现在心里起了变化，却能怨谁？

柳公子面上略现尴尬之色，道：“当年我在石河救你时，未曾想过有朝一日会要你报恩……”

她暗暗点头，不错，如果是想她报恩，那么当初就不会让她离去。那时候只要他一句话……

“而如今……”说到这里他面现难色，少停，呼出一口气，轻声道，“我带了一个人来。”

“是公子的夫人吗？”燕蕴诗淡淡一笑，没有意外。

“她此刻尚在门外的马车上，你可想一见？”



有人说：当一个人爱上另一个人，就希望看到她所爱的那个人幸福。纵使她爱的人不是她，是别的人。所以，爱是成全！燕蕴诗不是圣人，只是一名普通的江湖女子，可是当她见到他所爱的人时，除了成全，她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

他的妻子名唤吴湘儿。“棋痴”吴湘儿。

吴湘儿是名噪一时的“江南第一美人”，她不光生得美，而且棋艺冠绝天下。传说她从八岁学下棋起，十年来鲜有败绩。小福王爷曾经与她打赌下棋，请来七名国手与她对弈。结果不单连败二十一局，最后差点将自己的王府都输掉。幸亏小福王有个朋友帮忙，用一张古琴换回了王府，才让他不至于太过丢人。



就是这样一位惊才绝艳的女子，配名满天下，自号“琴痴”的柳江南，如此匹配正是相得益彰。所以当柳江南告诉燕蕴诗，吴湘儿现在是他妻子的时候，她除了遗憾，心中没有半点不服。

可是柳江南忘了告诉她，吴湘儿在成为他的妻子之前，已经是别人的妻子。

其实应该说，吴湘儿到目前为止，仍然是那个人的妻子。但是当她得知这个真相的时候，已经是将柳江南与扮成痲病鬼的吴湘儿藏入阮宅酒窖一个时辰后了。



彬城西郊破庙中，燕蕴诗将柳江南与吴湘儿上门求助的事告诉了丹心旗彬城分旗的长老。却不料得到的结果让她自己大吃一惊。

“香主可知，此次州府下令搜查的其实根本就是柳公子二人。那个吴湘儿姑娘，其实是丞相刘大人的二夫人。说搜查杀王师爷的凶手，根本就只是个幌子！”丹心旗刑堂丘掌事忧心忡忡地说。

“刘钧？”听到这个名字她惊愕地张大了嘴。因为这个人不仅是丹心旗最强大的敌人，更是柳江南的义父。

“这次因旗中弟子报私仇惊动官府，本来已经搞得堂内人心惶惶，现在再加上柳公子的出现，分旗随时都有暴露的危险。”另一个资深掌事见她似乎有所动摇，伺机相劝。在这种情形下，他们绝不能帮助一个不相干的人。

“燕香主，兄弟们的命都拽在你手里了！”

他们一个个急切地逼迫她，想让她把柳江南送出去。唯恐他的到来会使如今已是处境堪忧的丹心旗再遭受什么打击。坚决的态度让燕蕴诗心中烦乱不已。

她沉吟了一会，叹气道：“可是，你们别忘了，他不仅是我燕蕴诗的救命恩人，也是丹心旗的恩人！”

那年，她奉师命率丹心旗八百弟子增援在前线抗击敌军的白岳大元帅，由于军中出了奸细，致使他们被陷在“鬼幽”宋襄的魔阵中。丹心旗弟子与白岳十万大军在那一役中几乎全部战死。当她命悬一线时，破阵相救于她的人正是柳江南。

她与他本是一见钟情，当年若非碍于各自的身份，不得已慧剑斩情丝，只



怕现在……

“丹心旗兄弟们的血可是要流在沙场上，撒在法场上的！”说话的是一名身材高大的青衣女子。只见她满面倨傲，眼中透着不屑。言下之意分明是说：丹心旗的人可不能为了你姓燕的儿女私情送命。

此言一出，顿时引来大伙纷纷议论。不过青衣女子的话虽重，但燕蕴诗大概也是有些心虚，因此沉默了一会，她抬手阻止大家再议论下去。

于情于义，她都无法拒绝柳江南的请求。因为他不光是她曾经深爱过的人，更是她的救命恩人。即便她心底明知：柳江南此时绝非站在道义的一面！

“我知道，这三年来，本旗受到奸相刘钧的迫害。彬城分旗中弟子更是走的走，死的死，唯独丘掌事和彬城分堂原先的几个长老留了下来，苦撑着局面。”

她顿了一下，又道：“师傅他老人家派我来彬城时，曾要我在祖师神像前发过誓，命我与堂中兄弟同生共死，我怎敢违背当初的誓言！但柳公子于我有救命之恩，有恩不报枉为人……”

说到此处，她叹了口气，走到堂前的神龛处，取香引燃，朝画像拜了拜，口中道：“弟子燕蕴诗今在血莲祖师神像前立誓，决不让柳公子的事牵连到彬城分堂的兄弟们。柳公子的事，就是我个人的私事，我若因私而废公有违此誓，叫我死无葬身之地！”

说完，不再看旁人一眼，毅然拂袖在大家惊讶的目光中匆匆转身离去。

青衣女子疾步跟上，目送燕蕴诗离去的背影，蹙眉自语道：“立此重誓，为了一个这样的人，值得吗？”

“为了一个侠义门人，值得！”答话的正是丘掌事。

“侠义门人？”青衣女子不屑冷笑，“他若配称侠义门人，会干出拐人老婆私奔的事来？！”

丘掌事道：“当年石河血战中，香主和我们三个老人被困邪阵。是柳公子凭一张琴孤身犯难，闯阵相救大家于萍水。清音破浊流，一曲闻名天下的‘还魂引’助香主战胜心魔，破阵而出，救了香主和我们的命。若说此人尚不配称侠义，老夫就不知道天下还有谁人配称侠义了！”



“不能等待官兵上门搜查，否则会让柳江南和吴湘儿的藏身之处暴露。如



今只有以进为退，索性送上门让官府看清楚我的模样是不是那个凶手。”

从彬城分堂的据点出来，燕蕴诗一路头也不回地走着，越走越快。

心里带着些莫名的惶恐。看着街道两旁的人影和道路上的银白积雪，全都晃得她眼花花的，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来。

刘钧的义子？刘钧的小妾？她实在想不通，饱读诗书的他居然会干出这种乱伦败德的事！

当年的柳江南仁侠任情、正义凛然，是多少女子爱慕的对象。若非他自陈刘钧义子的身份，她怎么会慧剑斩断情丝？但当她听到丘掌事的话时，着实大大吃了一惊！

旁人只知他柳江南勾引丞相的小老婆私奔，已经深深不耻，如若知道他是刘某人的义子，现在干的却是乱伦背德勾引庶母私奔之事，而她姓燕的却偏要去帮他……

正摇头苦笑不已间，她不知不觉就走到彬城府衙的大门口。

抬眼望见门前石狮张牙舞爪，一副吃人不吐骨头的样子。蓦然想起什么，她喃喃自语：“生不入官门。”

十多年前发生的一切，犹如隔夜般清晰地印在脑海中。当年母亲冤死狱中时，临终给她的遗言就是：“生，不入官门。”

母亲是想告诉她：这天下没有她们这样的贱民、穷人说理的地方。

这十多年来，她把这句话小心珍藏在记忆里，一刻也不敢忘。可想不到今日，她要破了坚守十多年的誓言，却是为了一个已经不再爱她的男人！

但这一切都是她自己的选择。所以，即便她现在已经知道柳江南情变，心中仍难对他起丝毫的怨怼，毕竟他们曾经那么相爱。况他和吴湘儿的事，事关私德，却也不能成为她见死不救的理由。

打定主意，刚要抬腿。背后传来一声高呼：“铁口直断，不灵不要钱。姑娘，要算命吗？”说话的人中气很足，这一声竟震得她的耳膜隐隐发痛。

她回头看去，一个身形瘦削，蓄着山羊胡子的老叟正举着招幡，三步并作两步向这头赶来。口里忙不迭地招揽生意：“不灵不要钱，不灵不要钱哪！”看样子他是很久没有人光顾了。

老叟气喘吁吁地赶到燕蕴诗身前，左手将招幡用力向地上一杵，右手一伸，突兀地嘶声嚷嚷道：“看相三文，拆字一文。姑娘看相还是拆字？”若非他那副风都吹得倒的身板和因为嘶哑而倍增滑稽的异乡口音，那样子看上去活像要打劫，哪里像是算命！